

六
典
通
考

大典通考卷四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斂賒 平準均輸 預買市易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
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
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故書滯為肆杜子春云
楊而書之物物為揭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而時買者謂急
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
後予之元謂抵實抵字抵本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過三月 鄭司農云賒賈也以祭
祀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
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

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國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息無過歲什一

納其餘

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

葉適曰當周之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已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

非周公誰爲之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閭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也

漢大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

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

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始武帝元狩中桑弘羊爲大

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

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元封元

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

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

均輸鹽鐵官

初宏羊爲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今既領大農故通行其法於郡國也

今遠方

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在那國各轉于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召工
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
賤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
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
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
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
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
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
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修則人多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

侈則飢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
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
爲慮所俘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
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
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
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
魚鹽鹽裘充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
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
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賈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畱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

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
而使貢輸非以爲吏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
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
而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
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以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實貨絕
農用乏則穀不殖以絕則財用匱故均輸者所以通委財
而周緩急是以生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

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
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
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
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
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
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葉適曰山
國之利故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諫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
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
與今其詞尙存也漢高祖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
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
夫因民交致其用而後治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
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言賣不售者官爲收取之易所謂理
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

財正辭禁人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周禮泉府之職

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屋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因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

傳記各有幹馬

幹音智也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

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

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

縣并洛陽成都所屬五都也

市長皆爲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

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

丞一人工商皆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

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

皆自

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

諸司市

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爲其市平

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

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

過平一錢

耶物價起也

則以平價賣與入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

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庾積也其防人積物待時也

人欲祭祀喪紀而無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

祭祀無

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當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

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義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

長督臨淄姓偉等

姓姓名偉也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薄

簿計簿也

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葬知人苦之復下詔

曰夫鹽食穀之將

爲食穀之將帥

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

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浸眾庶各不安生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葬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蓄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

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後漢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各一人掌知物價光武既平天下劉盆子來歸帝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王者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收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羅南荆河州二百萬

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
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
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
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
易

唐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爲之貳凡百司不在用之物
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開元初裴耀卿爲長安令
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遂
絕僦欺之弊及天寶末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
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
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糴商人

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

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馬端臨曰均輸之說始于桑宏羊均輸之事備于劉晏二子所

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

之利濬制輕重之權未嘗虛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

之舉迨其終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焉德宗建中三

年趙贊上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

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雜帛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

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

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律會置吏閱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

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貞元

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

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

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

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

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

大厯之數再倍宰相陸贄上疏請革其弊帝不能用孔帖陸宣公云

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是時宮中取

物於是以中官爲官市使兩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監估敝

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齋物

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

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

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

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爲姦真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

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官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

罷之馬端臨曰此輩逢君之惡豈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市之易市亦皆以爲便百姓而行

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審飾其事然憲宗元和八年敕以

則名爲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闕之流耳

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

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敕與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輕重得

宜是賁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緡帛轉賤公私俱

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

交易通清強官吏切加旬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

奏必使事堪久經法可通行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內府或滯于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

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

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

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陳傅良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

薄而率買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

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

胎透背六銖歛正龜殼等段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

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

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

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

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

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

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

耗及頭子錢

能改齋漫錄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於祥符初

因王旭知穎州時大飢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

每貫給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

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令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

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蓋

始于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先

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

準詔課植桑棗嶺外唯產紵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

博市疋爲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

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

減之自西邊用兵軍須紬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兵

罷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司所輸數

文獻通考初京師有雜買務雜

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取於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問物或累歲不貨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神宗初京東轉運司三司判官監覘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貸民令次年輸絹疋爲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錢於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加舊無抑配顥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起事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內帑右正言李常言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

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顯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

又言轉運司配紬絹綿布於州鎮軍器等坊部戶易錢數多

乞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

者正之馬端臨曰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

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

是以有貿易之息至于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

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以千錢配民課絹

一匹其後民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

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七年兩

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
司復以移用財貨爲名增預買紬絹十二萬詔罷所增之數
陳傳良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
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絕之熙甯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皆
有添起貫陌不等之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紬絹許假封椿錢
弊朝廷隨卽行遣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贖錢

者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四年遺使
變運川陝四路司農物帛貿易糴糧儲於邊戶部上其數凡
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疋有
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紬絹
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蠶絲多兼市紗羅紬絹上
供元符元年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
歲市紬絹計紬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
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初增雖名濟乏實聚斂
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
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疋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
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蠶麥多選官置場崇甯中諸

路預買令準民貨力高下差給川陝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
爲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疋舊以錢鹽
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
卒無有民重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椿錢及鄰路所掌
封椿鹽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
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蠲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
請而江西和買數多疋給鹽二十斤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
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償
尙書省言大觀庫物帛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
梓州福建路市紬綾紗一千至三萬疋各有差二年令州縣
和買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紬絹六疋前期督促多

逃徙詔遞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加至四五百疋興仁府萬
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乃令減半均之兩
浙和買并稅絀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
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絀絹布帛
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
例定溫和不行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幣纔給二百轉運
司以重十三兩爲則不及則準價補納兩準錢二百有餘宣
和七年冬郊祀河北京東和買料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所
蠲貸幾數百萬初預買絀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煩民後或
令民折輸錢或物重價輕民力寢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
取益甚矣十二月詔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

不以錢以它物不以正月以它月給者並論以違制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以它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遷移戶數科著業人建炎三年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紬絹歲爲疋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疋折輪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給見直又詔江浙預和買絹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紹興元年初賦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蔡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疋半令輸錢疋二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

陳傅良曰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

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三貫五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匹七貫內和買六貫五百綿每兩四百江東路紬絹每匹六貫則科折之重至此四年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預和買絹請折輸錢朝廷欲少寬民力正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兩浙時直正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貫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正折輸錢六十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戍之費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正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十七年減折帛錢二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凌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二

十九年中書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
儲之詔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常折銀者輸錢願輸銀
者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爲
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乾道四年減兩浙和買折帛錢之半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
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正減錢一貫五百文慶
元元年戶部侍郎袁悅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
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
貫定數一疋袞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未產之民如
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悅友又
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

挾者不能幸免故茲民頑吏立爲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

年吏部尙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

葉適曰承平以前和買之

患尙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從輪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因於無策而莫之敢獨耳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踊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之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于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于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前其國且不可而況徵大有爲於天下乎均輸市易始熙甯二年制

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

不相知虛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可以多致而

不能贏年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

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

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
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藏年支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
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
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
石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
六路歲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幾何皆預降
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
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等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
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

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
用饒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
事今此論復興眾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
歛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
繩墨使得馳聘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
亦坐去官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
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
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徒言徙貴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取賈然既已許之變易變
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
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徵官置吏簿書廩

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
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
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帝乃惑於安石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乃惑於安石
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爲
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
得消息盈虛翁張斂散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
也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假官錢
爲本韶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爲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王安石爲政汲汲以財利兵革
爲先建議立均輸平準法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
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時欲移司於古
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以啟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
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隨之韓絳亦以去秦州

爲非唯王安石曰古謂置市易利害五年詔出內帑錢帛置

市易務于京師文獻通考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

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提

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

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

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

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

買之如願折歸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

除諸相度立一限或二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出息一分一

年出息二分以上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

蓄變轉亦委官司和博收買隨時估出賣其三司諸司庫以

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亦卽一就收買

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

本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務上界在京商

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

市易極苛細怨謗籍籍上諭安石以鬻冰市梳櫪等數事安

石皆辨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安石謂立法當
論有害于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六年詔置杭州市易務
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度僧牒
五百置市易于黔州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
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
入薄厚輪免行錢以祿吏獨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襍
賣場襍買務置市司估物價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
取決從之改提舉爲都提舉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成都
置市易務七年帝與中書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
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飢民眾
官不之恤相聚爲盜耳臣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

駭擾後竟罷之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
究結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物頗害民業眾
言喧嘩布方引監市易務魏繼宗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
干賞商旅所有者收市肆所無者必索賤市貴鬻廣裒贏餘
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
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卽上行人所疏惠卿
姦欺狀且言市易爲虛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而嘉問奏遣
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此
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雖秦漢衰亂之世未有也
旣而中書奏事已帝曰朝廷設市易司本欲平準以便民今
使中下之民失業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

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提舉楚州市易蔣之琦奏監務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爲畱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卽宜治舉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甯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鞠布所

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
襍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坐有差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
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
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
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鳳
翔大名眞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眞州並置市易司以
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
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
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易例錢總收三十
三萬二千緡有奇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
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貨內帑錢歲償以息

二十萬緡鄭俠奏議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眾出錢官爲預收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卽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于行人不至于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于破壞銀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元豐元年以都提舉

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用金帛等爲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斂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爲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賈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它路避稅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市易

務中買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
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
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
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
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
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
歲約無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非舊戶惟用抵當買遷之
法詔下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斂而復散通所負毋
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
防財用司會其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

請於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爲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七年改市易下界爲權貨務令諸州句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畱其半以二分爲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賣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贖錢爲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

郡抵當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與州縣市易並罷紹
聖四年從三省言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
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
案改爲平準案尙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
物擾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
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
重平準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爲
平準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行勸沮法五年郡縣置
平準務收息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
餘并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
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

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竝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鶉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二十五
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小商敷於鄉村故也
宣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
嘉定二年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令未支
物價卽日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者許陳訴嘉熙三年

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行鋪計直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不償胥卒竝緣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降旨諸路州縣官司買物竝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

馬端臨曰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甯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者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也苟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裕國而不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

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概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錢爲抵二也貿遷貨物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考熙甯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謫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于本未嘗相

稱也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甯不笑於地下

鄭介夫熙

甯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并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敕和市邊城毋至抑配貧民有司請立價以買南征軍士所獲馬上恐失衆心因至敗事不聽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卽給價毋困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三匹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順和
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
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是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
加十錢內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
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煩於是召商置買有舖戶之役
其始給直以時無他費受役者未病後率輸物於官乃給以
直有歲餘不給者而中官鋪墊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以
不堪至神宗時僉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率賄中人營免官
司密勾若緝奸盜至熹宗商累益重日知錄古人制幣以權
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
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
言民有餘而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亦必有
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于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今

日之銀錢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于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論曰漢桑宏羊唐劉晏各抱心計之才而行均輸之法其名雖曰平價以便民實則賤斂貴出專爲國家牢大利使豪商巨賈不得坐收贏息而已然自後世論之宏羊不免爲逢君之小人而劉晏獨著賢聲世之歎嚮其術者往往目爲救時之良佐豈非得君行政各隨其時之所遭而行法之寬嚴固自不同乎當武帝之世張湯峻法於上楊可告緡於下所在没人奴婢財產不可勝

計中家以上大抵皆破而宏羊起自賈豎特爲斷趾棄市之令以助天子之威虐使小民窮無所告訴其罪固上通於天故卜式因早而請烹之非苛論也若夫唐在肅代之間天下久困於兵國用不勝其乏劉晏於時出官所積之鹽假貸商民俾轉鬻於四方其用心固非宏羊刻薄之比而當世軍國巨費悉仰給於其中民不加賦而用自足則其所補益者可不謂甚大乎宋之神宗有武帝英明之略無肅代闇弱之資且又繼眞仁以後累世承平未嘗有安史吐蕃之劇變而其時聚斂諸臣如薛向王韶呂惠卿之徒其才皆不逮桑劉二子遠甚徒以附會執政輔勢作姦使小民不蒙尺寸之利而轉

滋胥吏無窮之擾是故荆舒誤國之罪方諸桑宏羊殆
有過之而非可與劉晏並日而論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斂賒

歷代和糴

周官泉府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糴貴糴之意同泉府以錢易貨常平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所儲供他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廣以是爲富國之法失先王本意矣

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因時施之
饑時收之

齊管仲相桓公通

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上令急于求米則民重米緩于求米則人君不理則畜賈游
民輕米輕米所緩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

之國必有千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

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

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官

為斂羅人重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平準守平準使萬室

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千貫千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未耜器械種

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

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貴人君知其然故視

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

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

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

輕重貴賤由君上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

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

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則必積

委幣之藏藏銀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銀百萬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秋國穀去麥之一君下令郡

縣為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

而收國穀三分則一分在上矣言先貯于縣邑幣當秋時下

令收糴也則魏李愷行平糴

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止于此今言其二之言者約中熟爲準耳泰春國穀倍

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

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于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

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

舉無不爲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衡權

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

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

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

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

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于天下大夫不得

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

此人謂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

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

平歲

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中熟自三餘

終歲長四百石

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

中熟自三餘

三百石

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

下熟自倍餘百

石

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糶其五十

石云下熟糶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

平歲

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

中飢七十石

收二分大飢三

十石

收五之一也以此推

故大熟則上糶三舍一中熟則糶

二丁

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

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

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

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卽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是時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趙充國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能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玉海平糴之令始于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倉隋置監唐置東西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清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尙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

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成而上不收貧人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科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爲條制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踴富商蓄米日增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敕使糴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歲豐淮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卽以貨給使強壯轉運以贖老弱並未施行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
園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
帛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

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許斛一百優許百

增價而取之

後魏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
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于
倉時儉則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積財以取官
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民足矣帝善
之尋施行焉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
資與人和糴積爲邊備

李彪疏見委積考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

既康且富鍾庾之量糞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
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
俱齊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開元二年敕天下諸州
年熟穀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
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減
價出糴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
平所須錢物所司支料奏聞十六年十月敕今歲普熟穀價
至賤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
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
三錢百姓有糴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
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句當天寶

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敕節

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任準

開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除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

量月糶舊糶新不同別用其餘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

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便與折納

文獻通考歲以錢六千萬緡賦

諸道和糶斗增三錢每歲還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糶貴則賤價而糶自貞觀開元以

後邊士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

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糶牛仙客

爲相有彭果獻策廣闢輔之糶京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

復如東都代宗大厯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

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

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曰其價充關內加

價和糴之用

馬端臨曰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侍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

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沂流以入關其至也甚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嘗移蹕就食于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于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德宗興元元年詔曰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貞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

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貧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爲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中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閤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和米今夏江淮水潦米價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

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畱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畱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

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帝感贊言其年十月敕諸軍鎮和糶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菽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腳錢充並支綾絹絁綿勿令折估所糶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

別貯非承特敕不得給用

文獻通考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

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糴百

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卽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

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

實害民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

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

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於賦稅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

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

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

是真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

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爲利

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緞百姓又輟轉賣
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漁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
本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
賣匹緞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
以論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間
自爲和糴之戶親歷覺促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
之司親自輓撻所不忍聞伏望詳察元和六年裴堪爲同州
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
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遞年貯例從之長慶
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四年詔于關內關外折糴
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飢饉寶祿元年敕度支於兩畿及

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糴折糴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
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太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
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冊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七年敕曰數年江淮頗爲飢歉今年秋稼稍似豐穰國家比
爲傷農是開和糴如聞積弊雖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
皆歸司局委戶部擇人深須
政注前朝前弊必罪所司

宋初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

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

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爲常治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
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

價以糴令有司咸平中帝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

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計而詔凡邊

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

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
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
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
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閩兵食州縣括民家積糧市之謂
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
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
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
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

文獻通考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

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錢不足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
香藥景德元年三司請令河北有輸藥入官者準便糴粟麥
同給入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河北粟麥悉以
香藥博糴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浸廣饋運仰于博易有司
務優物估
以來輸人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糴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俟過時乘宮中急市卽添價卻將糴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乞行下及早開場依見價時估趁時糴買不得容僞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需其中有物價高大糧草低弱蓋因逐處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利或糴米買麤弱斗斛支糴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形嗟怨乞嚴禁絕從之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岢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

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及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糴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河糴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舊鈔別約價募入中者是歲河東并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廣糴積五年之蓄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爲賞罰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于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

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銀草官雖量子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於和糴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元豐元年陳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旣奇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

之八爲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

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易其名曰

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

司開封府界諸路關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贖鹽息錢並

田水利等司爲本令瀛定漕等州各置倉凡司農寺市易於

封樁糧草並歸之六年河朔豐成詔輔廣收糴是歲大名

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輔召

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

充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宣和中罷自熙甯以

來和糴入中外有坐倉博糴結糴依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

均糴等名坐倉者熙甯二年令儲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

銀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

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非臣所知也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杭稻人食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民無錢而官必使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每石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博糴者熙甯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

增價博買秋成博糴崇甯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結糴者熙甯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迴究治以聞迴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君萬及高遵裕坐降黜有差崇甯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財五年以星變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俵糴者熙甯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

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卽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歲豐補償紹聖三年詔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甯中蔡京令坊郭鄉村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儀多寡爲官吏賞罰兌糴者熙甯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與本相當卽許轉兌寄糴者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寄糴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冀二州糴數鉅萬而于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

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法行已久且近都倉運致非難卒
不罷括糴者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粲請並邊糴買豫榜
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卽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
所用盡糴入官勸糴均糴者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
之鄜延經略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久行均糴先入斛斗乃給
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鄣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
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糴遂立均
糴法推行諸路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已糴而不償直或不
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
均糴旣而州縣以和糴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
于均糴詔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荆湖南北並均糴以

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後寢及于新邊鄆鄆州積石軍蕃部患之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漢唐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之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充餉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之末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多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復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中而奸商黷買遂至依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懲其弊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

官告少者給度牒或鈔引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卽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撫州官臣劉汝翼餉兵不匱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贍科罪

文獻通考四川有對糴米如稅甲家當輸

百石科糴百石輸倍正稅皆軍興後科配也紹興八年侍從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勘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制一司止爲收糴如何批與諸州乞別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三年

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

糴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

十九萬斛

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一百二十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

至是欠

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

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

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綱米及糴場歲收四

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糴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

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涇

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于民淳熙三年詔廣西

運司糴錢以成豐歉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實鹽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革和糴之弊非禁科抑不可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望飭所司奉行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農亦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湖南安撫司兩浙轉運司各糴米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廬州各十萬石以會子發下收糴供軍餉咸淳中都省言和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旡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

西廣西共糴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金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糴糴大定二年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自古水旱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所須之儲其較戶部急爲計五年賣宰臣曰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後可于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飭邊備以

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詔在都和糴且使錢幣通流又詔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詔遣官詣復州昂蘇館路檢視官家蓄積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受糧十八年命秦州所轄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遼寧縣霧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明昌四年諭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以平價糴之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差官爭糴恐市價騰踊請俟秋收依常平倉條理收糴從之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踊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

賈價私糴也貞祐三年命高汝勵糴於河南諸郡輸輓入京
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申言汝勵所
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
餘以爲歸資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止得二百餘石
何濟也詔罷之附近郡縣多糴于京師穀價騰踊遂禁其出
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汧
河諸津許販粟北度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
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糴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
之徒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從之

凡軍民客旅粟

太子官羅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汧河軍及議

上以河北

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尙書省措畫之省臣奏河北

艱食販粟北渡者眾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于諸渡口南岸
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
迴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上封
事者言比年屢艱食兼并之家乘賤多糴急則以貸人私立
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飢民惟恐不得莫敢較及場功甫
畢官租未了而國已空矣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國朝立法
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
三倍願敕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詔宰臣行之
興定元年上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
八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尙書收給漳陝軍馬
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元和糴之名曰市糴糴曰鹽折草皆增直而市于民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民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中統二年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中統四年西軍儲又命扎瑪里鼎糴糴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三年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四年命沔州等處中統官糧續還其直八年驗各路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十九年以鈔三萬定市糴隆興等處二十年以鈔五千定市於北京六萬定市於上都二千定市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入中糧以鈔四千定于應昌市糴發鹽引七萬道鈔三

萬定于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定令茂巴爾斯和糴於上都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二十三年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與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兒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十兩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琳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之法大德八年定則每年以河間鹽預帶京畿郡縣之民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一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明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

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佐官者授其散官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糴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糴還倉嘉靖十二年戶部尙書許瓚言郡縣贖緩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論曰和糴之法昉自管仲李惺昔人所謂救荒之善政也至唐開元中始用其策以實邊儲而軍士之遠戍者多取給焉宋天聖以後西北苦兵言利之臣依託其說裕國而病民益上而損下其入也強抑米粟之價直而農受其弊其出也坐收斛斗之奇羨而吏恣爲姦故宋

之。和糴徒有省饋濟荒之名。實則爲掊克侵漁之資。小人之行私者。苟以便其身圖而已矣。元立市糧折草二法。中外交裕。民亦不勞。至明太祖以茶鹽召商人中俾粟帛流通于邊。可謂一代良法。惜乎其後奉法不篤。致中官借呂濟其欲。不免蠹國而妨民。故同一法也。或行之而收實利。或行之而爲奇害。亦各存乎其人焉耳。